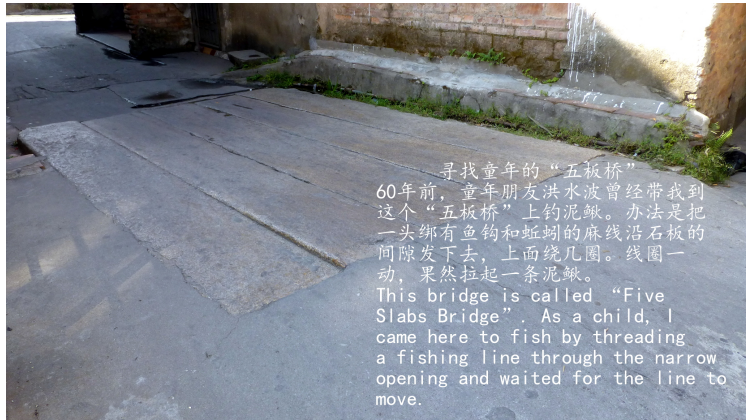


# 怀念水波友

燕南 2023. 11. 16

水波论辈分大我一辈，但因为跟我同龄，就成了我和弟弟的童年朋友，成了传授社会知识的老师。我学钓鱼，就是从我们家后面的另一头的石板桥

(见右图)上开始的。他教我把鱼钩扎上蚯蚓，从石板桥的缝隙中放下去，上面的线绕成像蚊香那样的圈。线圈一动，果然拉上一条泥鳅。



食髓知味。从那以后，我和弟弟常常去钓鱼，而且常常是跟水波在一起。记得在一个池塘钓到一条像蛇的东西，我吓得连鱼竿一块扔掉。水波却把它拣回来，往它头上吐唾液，告诉我那是鳗鱼。后来，在一中校门口的荷花池中，我钓到一条像鳗鱼的东西，水波却告诉我，那是蛇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家后面“后港仔”的小河出现了成群的小鳗鱼(?)。

水波和我带上两手宽的米筛子(类似左图)，直接下水，往种植在水面的空心菜下面捞去，一捞有半筛鱼。那个时候钓鱼，除了一分钱一个的鱼钩是买的，其他全是自制的。鱼竿用竹竿。鱼饵用蚯蚓。浮标用芒草扫把。有个少儿读物叫《少年文艺》，上面一篇文章谈到如何加铅坠把浮标从水面平行改成垂直。我就用牙膏皮(那个时候的牙膏皮都是铅的)烧炼出铅坠。来到美国以后，大儿子一直邀我去钓鱼钓海鱼，使用他的那些价值好几百美元的高级鱼竿。但我心目中的钓鱼佳境，仍定格在五十年前家乡水塘静谧的水面上。树影摇曳，青草荡漾。一根垂直的浮标，似沉未沉，欲动非动，平空添了多少希望!



石码人交谈，即使不吵架，也带粗嘴。知道我和弟弟不讲粗嘴，我们之间要诅咒要骂人最多骂狗。我们曾经一道爬到几丈高的树掏鸟窝，大风吹来，我们抱着树尖左右摇晃，被好心的路人劝了下来。有一次到河边的树上采浆果，他踩断树枝，幸好双腿倒挂在树干上。更危险的一次是到外婆家附近的“灰窑”的花园玩。“灰窑”是把海蛎壳烧成石灰的地方。去后花园需要穿过长长的窑洞。我们玩了一会想回家时，发现窑洞里已经在起火烧窑了。我们没有多想就顶着刺鼻的烟雾穿过窑洞跑出来。我们三人没有窒息在那窑洞里，算是大难不死啊。我们的这些探险双方的家长当然不知道。水波是独子，可宝贝呢。石码有许许多多的寺庙，比街头巷尾的公用蹲式厕所还多。我和弟弟曾经看见他妈妈一个人在“后港仔”一个有点破落的小寺庙里烧香叩拜。问她，原来她在给水波“烧替身”保平安。水波小学毕业就去当地的造纸厂当工人。他



来福州培训时到我就读的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看我。右上图是1960年大学同学姚智荣在外语系的仓前山校舍里拍我和水波。水波远道从家乡来，仍然赤足。我倒是穿有鞋子，但衣服不合身。那上衣是大舅四十年代给妈妈的；那裤子是爸爸四十年代留下的。



后来他背着父母报名参军（独子本来不必参军）水波当的是水兵，在青岛。休假时回到石码，跟我们去“登第”的水库游泳。他那时身体比我们强壮，蛙泳半个身子飞跃水上，自由泳飞快似箭。六年后他复员，再回到造纸厂当工人。后来，他交了一些喝酒的朋友，不知节制，渐渐地把身体喝坏了。左图是他2007年的照片，已经虚胖了。再后来，身体更胖更烂，终于早早地走了，可惜啊！